



朝花

儿童文学丛刊 4

朝花

儿童文学丛刊 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温泉源

朝花（第4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2}$

198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书号 10019·3075

定价 1.20 元

朝 花

第 4 期

1981

目 录

故事发生在小板楼(中篇小说·韩伍插图)

.....解厚春 姚 力 朱春雨 (1)

宝 库(小说·金泰插图).....陈伯吹 (79)

黑色的郁金香(小说·王金泰插图).....张安民 (104)

马莲蝴蝶(小说·杨永青插图).....黄健民 (114)

鱼(小说·王海涛插图).....黄春明 (127)

月光下的雪堡(小说·李恒晨插图).....郭大森 (139)

打不烂的少先队(叙事诗·秦龙插图).....袁 鹰 (147)

丢失的梦(诗·外六首·刘学伦插图).....雁 翼 (174)

北方边疆的孩子(诗·刘文昌插图).....蔡文祥 (179)

心中的帆(散文·邵秉坤插图).....张 岐 (186)

访日散记(散文·聂昌硕插图).....朱述新 (190)

一个小书法家(散文).....王建国 王晓廉 (202)

红马驹(中篇小说·秦龙插图)···[美]斯坦倍克 张占一译 (208)

都是为了卢兹拉(小说·徐中益插图)

.....〔澳大利亚〕梅纳·阿布杜拉和雷·马修 刘寿康译 (288)

爷爷的洋灯(小说·吴棣插图)

.....〔日本〕新美南吉 裴杰群译 (300)

可爱的小动物(小说·姜渭渔、李鸿远插图)

.....〔苏〕薇拉·卡波林娜 狄源沧译 (313)

安乌的新学校(小说·姜吉维插图)……〔孟加拉〕周阿旋译 (339)

斯蒂文森儿童诗选(诗·缪印堂、余纲勇、于绍文插图)

..... 谷绣等译 (350)

国王的时间(童话·徐中益插图)

.....〔法〕让·弗朗索瓦·梅纳尔 陈积盛 李亿民译 (366)

红鬼哭了(童话·胡亦插图)……〔日本〕滨田广介 香馥译 (390)

童话两篇(晓川、王里插图)

.....〔意大利〕姜尼·罗大里 俞克富译 (398)

寓言三篇(杜建国插图)

.....〔西德〕巴尔巴拉·格尔茨 徐志起译 (405)

儿童小说的构思.....任大星 任大霖 (412)

景美人更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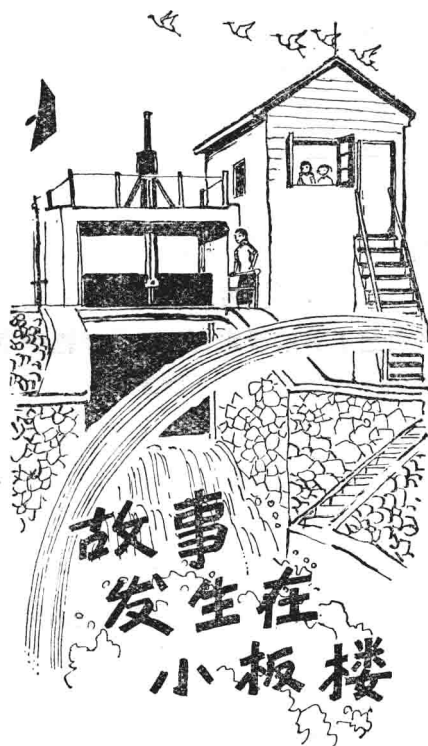
——读张少武短篇小说札记.....孙钧政 (424)

科学与文学的结合

——郑文光创作初探.....铁 瑾 (429)

有点儿象谈恋爱

.....〔澳大利亚〕伊万·沙斯阿尔 刘寿康译 (441)



一、话说小板楼

在祖国的东北有座鸡冠山，鸡冠山下有个月亮村，月亮村里有座月亮水库，月亮水库大坝上有座控制闸门的闸楼——月亮村的人管它叫小板楼。小板楼是用木板盖起来的，又美观大方，又结实牢固。

小板楼里有一位管水姑娘，是出名挂号的人物。在这十里八村的范围内，没有人不知道管水姑娘于金鹤的。她今年十八岁。家里有四口人。她爸爸给生产队喂牲口，妈妈在队里的托儿所看小孩，她还有一个妹妹叫于金燕，在学校里念书。

解厚春 姚 力 朱春雨

金鹤家住在水库下梢的村子里，离月亮水库有二里路。可她为什么要搬到小板楼里来住呢？要弄清这件事，还得从月亮水库说起。

月亮水库是月亮村的社员们在老队长田大叔的带领下，自力更生修起来的。他们在两座山头之间筑起一条大坝，拦住了月亮河的河水，安上一座闸门，就成了水库。它虽然规模不太大，可用处不少。水库里的水又能灌溉农田，又能养殖淡水鱼。

春天那会儿，生产队买回来一大批鱼苗，投放到水库里养殖。养鱼是件好事情，又能增加社员收入，又能改善社员生活，大家都很热心这件事。生产队特意召开了社员大会，专门研究发展养鱼事业的有关事项，还推选水库管水员于金鹤兼管养鱼。

于金鹤是土生土长的乡下姑娘，总是把一根热肠子缠在众人托付的事情上。大伙儿选她当管水员时，她就煞心劲儿钻研管水的活儿，废寝忘食的，把个水库管得好象神仙手里的圣水瓶：哪块地早就往哪儿灌溉；去年的两个月大旱，月亮村的土地却是一直湿润地滋养着庄稼。如今，她又负起了养殖淡水鱼的任务，担子重了，可劲头更足了。

话说这天傍晚，于金鹤急三火四地跑回家，连鞋子也没脱就跳上炕，翻箱倒柜地把自己的行李找出来，拿根绳子三下五除二地一捆，往身上一背，就转身往外跑。

她妈摸不清这是演的哪出戏，追出门，大声恼气地问：“死丫头，你这是兴的什么妖哇？你疯疯癫癫地往哪跑？你扛行李干嘛？民兵又操练啦？我咋没听到吹号声？”

金鹤妈五十多岁，也是热肠人，很慈善；就是嘴碎，说起话来磨磨叨叨地没完没了。

金鹤回过头，亮着尖嗓门说：“你可别磨叨了！我的好妈哟。你不知道水库里放进鱼苗了吗？我得把一份心劲放在养鱼上。从今几个起，我就搬到小板楼去住啦。”

金鹤在院心说完，接脚儿，背着行李就直奔水库；她的两只大脚片踢得石子乱飞，吓得草棵里的蚂蚱直逃。

金鹤妈望着女儿的背影，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直磨叨：“挺大个丫头片子，没个稳当气，一天到晚不着家，就象火烧腚。这回呀，更抓不着她的影了！连行李都搬走啦……”

金鹤妈正在自言自语，她的小女儿金燕背着书包进了院。她

连蹦带跳地扑到妈妈怀里，撒着娇说：“妈哟，你嘀嘀咕咕地磨叨什么呀？”

金鹤妈拍了小金燕一巴掌，假装嗔怪地说：“瞅你这个疯样子，吓我一哆嗦。大的不稳当，你这小的就不能稳当点儿？”

小金燕搂着妈妈直跳脚，亮着尖嗓门说：“是姐姐惹了你啦？”

“不，不不。没呀，谁也没惹我呀！”金鹤妈支吾着。

小金燕不满地瞪了妈妈一眼，撇着小嘴说：“我都听到了嘛！你还瞒着我。你说，连行李都搬走啦。妈，你快告诉我，是谁把行李搬走啦？”

金鹤妈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我记不得我刚才说啥喽。人一老了就糊涂，眼前的事一转身就忘了。”金鹤妈故意瞒着小金燕，怕的是她也把行李搬到小板楼。这小女儿总爱仿着别人的样儿，做些望风撒野的事情。

小金燕是个听见风就想见到雨的性子，一见妈妈这个样儿，她就生了气：“哼，你不告诉我，我早晚还不知道？”说完，一扭身进屋了。

这两个女儿可真都够份儿的，一个跑出了院子，一个进了屋，只把妈妈闪在院当心那儿蹉了半天……

小金燕这孩子，脾气比她姐姐金鹤仗兴，争强好胜，凡事都爱拔个尖儿。正念小学四年级，那学习成绩在学校也是数头份儿，有一回考了个第二名，家来好个哭鼻子。这个，不能算是小金燕的优点，可也不能算是她的缺点呀！再说，小金燕时时处处总拿姐姐当榜样，愿在集体的事儿上打主意、长心劲，也倒是怪惹人喜欢，人们也就不把她的缺点放眼里了。这会儿，她好不容易地收了心，不去想妈妈刚才念叨的那句什么“扛行李走了”的话，拿出作业本，趴在炕沿上做作业。……突然，窗外有一声猫叫。

小金燕抬头看看，并不见窗台上有猫，就又低下头去做作业。

刚抄下一道算术题，那猫叫声又在窗台上影人，小金燕一抬头，还是不见窗台上有猫，倒是看见一个人头的影儿在窗户上晃了一下，隐到窗台下边去了。小金燕手托下巴聚精会神地思索了好一会儿，突然，一双愠恼的亮眼睛转而充满了笑，急忙撂下作业本，悄手悄脚地走出屋来，毫无声息地开了门；这会儿，随着一声猫叫，有个胖乎乎的圆脑袋正探向窗台。小金燕腾地冲了过去：“我看你往哪儿跑？”这一声喊，把那跟小金燕捣蛋的主儿震住了，一个屁股蹲儿，就势坐在窗台下了。原来他是小金燕的同班同学黄铁蛋。“好个小铁蛋，你来吓唬我，我揪掉你的耳朵！”说着，真的动了手。说也奇怪，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竟叫一个小姑娘给治住了。

小铁蛋捂着耳朵，哭咧咧地求饶：“饶了俺吧！中队长，俺给你磕头，你可别揪喽，疼死俺哟……”

小金燕一点儿也不手软，装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命令道：“饶了你，那么便宜呀？你学小狗叫！”

小铁蛋无可奈何，捂着耳朵，乖乖地学狗叫：“汪汪！”

小金燕又下一道命令：“学鸭子叫！”

小铁蛋咧着小嘴，乖乖地学鸭子叫：“呱呱……”

小金燕叹了口气，摇头晃脑地说：“不象，不象，象癞蛤蟆叫。好吧，看你这个可怜样，本司令饶你一命。如若再犯，定斩不饶。”

小金燕松开手。

小铁蛋龇牙咧嘴地直劲揉耳朵。

小金燕笑呵呵地说：“别装蒜了，能怎么疼？我问你，作业做完了吗？”

小铁蛋趾高气扬地说：“做完了。俺不完成作业，不出来玩。这是俺的老传统、老作风、老规矩、老……”

小金燕噗哧一笑，拍手打掌地乐起来：“哎哟哟，小铁蛋，你可真是癞蛤蟆吃碗碴子——一肚子的词（磁）啊！”

小铁蛋把胸脯一腆，两只小手往身后一背，扬脸朝天地拉着长音：“本来就是嘛！俺黄铁蛋就是有文化嘛！不服？”

小金燕连连点头：“服！服！我从心里往外服。别装模做样的啦，等我做完作业，咱们上后山折柳条，拧叫叫吹。说实在的，拧柳条叫叫你可不值个。你拧那玩艺干吹不响。咱拧那玩艺，比县文工团的小喇叭还响呢！”

小铁蛋眨巴眨巴眼睛，摆着手说：“今儿个不上山了。咱们到水库去看看。听我妈说，队里买来好多好多的小鱼苗，都放到水库里养着。”

小金燕乐得一蹦三尺高：“真的？”

“不是真的，我跑你家窗台下学猫叫，来会你一块儿上水库？”铁蛋儿又揉揉耳朵，好象还疼似的，“明着找你吧，你妈那嘴叨咕个没完，老说我们勾引你上山下河，贪玩儿，不着家。想变只小猫儿来叫你，唉，这耳朵遭了殃……”

“咯咯！”小金燕憋不住想笑，可她又笑不出，小铁蛋带来的新闻把她迷住了。她眨眨眼，怕小铁蛋这是调着法儿跟她取闹，便追问着：“你别东拉西扯放烟幕了。你说你怎不把队上养鱼的消息早点告诉我呢？说合理了，我就信你。”

小铁蛋见她这样，挺不高兴：“看看，看看！就象我来撒谎撂屁似的。你姐就是养鱼员，还用得着我告诉你吗？”

小金燕瞪着眼睛争辩着：“我姐姐是管水员，管开闸放水的。她可从来没跟我说过养鱼的事。”

小铁蛋不耐烦地说：“你可真是笨到家了。管水员就是管水库，管水库也要管养鱼嘛，那是搂草打兔子，就着方便。我妈说，今天晌午开的社员大会，大家伙推选你姐姐兼当养鱼员。听我妈说，你姐姐把行李都搬到小板楼去了，晚上就睡在小板楼里。”

小金燕一下子醒过腔儿来，又蹦又跳地说：“我明白了！怪不

得我妈说，连行李都搬走了。原来是这么一码子事儿呀！小铁蛋，你妈可真行，赶上顺风耳啦，消息好灵通啊！”

小铁蛋脸红了：“我妈就是好打听个事儿，这也是关心集体嘛！你妈呢，赶上先前的电匣子，老是那么几句样板戏，磨磨叨叨没个完。为来会你出去玩，她就老说我。”

“得得得，别说你妈和我妈吧！”小金燕连忙挥着手，“你先帮我个忙吧！”

“干什么？”小铁蛋疑疑惑惑地问。

小金燕也不回答，拽着小铁蛋进了屋；她自己跳上炕去捆行李，边捆边说：“你倒是伸伸手呀！”

铁蛋儿莫名其妙：“你这是干啥呀？”

小金燕回答：“我给姐姐做伴去。我也上小板楼里去住。”

小铁蛋傻乎乎地问了一句：“用不用我给你们做伴？俺可是有名的黄大胆呀！”

小金燕哈哈地笑起来：“我们女孩子在一起睡，谁要你个小蛋子做伴？”

铁蛋儿的小脸蛋一下子红了，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是少先队员呢！真封建。行了，捆好了。我来背，我比你劲大！”

他们俩把行李背起来，说说笑笑地走了。

金鹤妈正在院子里抱柴禾，准备烧晚饭。她一眼瞅见小金燕和小铁蛋背着行李往外走，急忙扔下柴禾，大声呵气地喊：“小金燕，你个鬼丫头，背行李干嘛去？”

小金燕亮着尖嗓门说：“上水库小板楼，给我姐做伴儿！”说完，扯着小铁蛋连蹦带跳地跑远了。

金鹤妈望着小金燕越跑越远的身影，又磨叨起来：“咳，这小的比那大的还疯张！队上养了两条小鱼儿，她俩就慌了神！这队上要是养了大虾，这两个怕是魂儿不附体喽，啧啧啧！”

谁说得清金鹤妈这磨叨里含着多少责怪？多少喜爱？她苦笑了一声，抱起柴禾，点火做饭。

这会儿，好象互相约定好了似的，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起了淡蓝色的烟；一层迷人的烟云罩在月亮村的上空。

二、“鸭子免进”牌

西天边的太阳象个大火球，一点儿一点儿地往西山尖上落，而后又慢慢地往山底下滚。一眨眼的工夫，大火球没影了，掉进山后去了。紧接着，半个西天都象是着了火，烧得云彩也变成红的了。这一片晚霞照进了清亮亮的月亮水库，于是，风平浪静的水面上就象铺了一匹老长老长的红绸子，真是好看极啦！这会儿，于金鹤正在小板楼上开水闸，给大田放夜水。她一边启动着闸门，一边望着满天彩霞和脚下的一泓库水，心情十分激动。她心里想：咱们祖国的山河可真是壮美呀，咱们青年人可得为祖国多做贡献啊！咱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枝画笔，只能给祖国增光添彩，可不能抹灰加黑呀！她这么想着，浑身上下就好象增添了使不完的劲儿，启动闸门的双手也更有力气了。

突然，小板楼的楼梯“哐哐哐”一阵颤响，小金燕和小铁蛋抬着一个行李卷儿，息里呼哧地爬上了小板楼。

于金鹤双手握着闸门启动杆，回过头问：“噢，你们两个来干啥？”

小铁蛋一路上扛行李，这会儿累得光顾呼哧呼哧喘大气，哪儿还顾得回话儿呀！

小金燕眨巴眨巴两只机灵的大眼睛，笑嘻嘻地说：“你说干啥？我来给你做伴还不好？”

于金鹤一撇嘴，嘲笑地说：“哎哟哟，我的小小妹妹，你半夜里要是找妈妈，我可哄不好你！”

“姐姐，你可真是不象话！好心好意来陪你，你竟这么小看人。”小金燕嘴嘟得老高。

姐姐笑吟吟地眯起眼，说：“那你就别陪我。来，我帮你扛行李，送你回家去。”

“呀，那可不行！”小金燕恍然大悟，“啊，你是特意这么气我走呀？我才不上你的套儿哩。来，铁蛋儿，帮我把行李打开，放我姐行李里边。哼，我才不走呐！你往这小板楼里搬，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连水库养了鱼的事儿都不知道……”

“你的脾气真随妈妈，也是那么磨磨叨叨的。”于金鹤被小妹妹弄得哭笑不得。调好了闸门，对小金燕说：“你在这里住可以，但是咱们得约法三章。第一条，不许乱摸乱动乱鼓捣；第二条，做完作业，温习完功课以后，要帮助我干活，不许偷懒；第三条，服从命令，听指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得保持镇静，不许哭鼻子，不许逃跑。”

小金燕眉开眼笑地问：“就这三条？保证遵守！”

于金鹤说：“好！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你要是违犯规定，我就把你撵走。到那时候，你可别耍赖。”

小金燕扬起小手，照着姐姐的手心使劲一拍，说：“一言为定，不许耍赖。谁耍赖，谁是小狗。小铁蛋，你给我当保，她要是耍赖，咱们就捶她。”说完，还往空中吐了三口发誓的唾沫。

小铁蛋摇晃着脑袋，不高兴地说：“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我要下楼去看小鱼苗喽。”他说着，咚咚咚，一溜小跑，下了楼，直奔鱼池跑去，他在心的只有鱼：

小金燕一愣神，想了想，也随后跟着跑下楼，一边跑一边喊：“小铁蛋，注意点儿，千万别用手捞小鱼苗，弄出事儿来，可就闯大祸了。”

小铁蛋嘴一撇，不高兴地说：“看把你神气的，来不来就管上我了。”

小金燕也不生气，噗哧一笑，美滋滋地说：“你呀，别生气嘛。我知道你眼气我住进了小板楼。可眼气有什么用？谁让你没有姐姐呢？别生气啦，笑啦，笑啦！”

小铁蛋憋不住了，噗哧一声笑起来，满脸的阴云一下子全散了。他拉着小金燕的手，轻轻地蹲到鱼池边上，显出一副懂事的样子，关照着小金燕：“小心点儿，别滑下去，这里边挺深呢！”

小金燕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你不知道我会浮水吗？我要是掉进去，一个猛子就翻上来了。”

小铁蛋不服气地说：“瞎吹啥呀，你那两下子还是我教给你的呢！”

小金燕突然一摆手，压着嗓门说：“别说话，你看，都把小鱼儿吓跑了。”

他们俩就这么一边嘀嘀咕咕地吵着嘴架，一边儿探着身子看小鱼儿。

鱼池里的水清清亮亮儿的，小鱼儿在里边游得活蹦乱跳的，可真好看。

他们俩正看得出神，于金鹤走过来说：“别看了，快过来帮我干点儿活。”

小金燕和小铁蛋“呼”地一声站起来，齐声问：“什么活儿？”这可真是瞌睡给了个枕头，两个人正愁没个在水库上显身手的机会。两人胸脯挺得老高，小腿绷得溜直，象接受命令的兵。

于金鹤拿出几块写着红字的木牌子，说：“咱们把这几块木牌子钉在鱼池边上。”

小铁蛋有点儿不明白，问：“钉这玩艺干啥？还想教小鱼识字咋的？”

小金燕嘿嘿地大笑起来：“哎哟哟，乐死我了！小铁蛋可真能逗。鱼还能识字？”

小铁蛋不服气地争辩着：“你知道啥？少见多怪！去年我上沈阳串门儿，在公园里看马戏，我就亲眼见到小狗算算术。小狗能算算术，小鱼也兴许能学会识字呢。”

小金燕故意逗着小铁蛋：“还是小铁蛋有学问，赶明个就请小铁蛋专门教小鱼学识字吧。”

于金鹤有些不耐烦了，她瞪了小金燕一眼：“竟说些没用的。快点干活吧。这牌子是干什么用的，你们看看上面的字不就知道了嘛！”

小金燕和小铁蛋拿起木牌子一看，原来那上面写的是：本水库已投放鱼苗，禁止放鸭子，禁止钓鱼、打鱼、炸鱼。违者罚款。

小铁蛋一拍脑壳，恍然大悟：“原来是这码子事，太对了！是得有个规定。人家沈阳的大公园里都钉这种牌子。来吧，快钉啊！”

小铁蛋和小金燕扶着木牌，于金鹤抡起小铁锤，丁丁当地钉起来。

他们三个人围绕水库转了一大圈，在四个角上都钉了木牌子。钉完了木牌子，天也渐渐地暗了下来。抢春时的社员们，也都从大田里收工回来，顺路到这月亮水库边上洗脸、涮脚，夸一遍金鹤，自然也要谈论一番新放养的小鱼儿。可惜天色晚了，只能听见小鱼儿在水皮儿上窜漂儿，看不清小鱼儿的模样了。其实，暮色朦胧里听听鱼打挺儿，也叫人心上怪舒服的，何况这会儿水库边上又来了下山的羊群和卸了犁耙的牛马呢？牛马饮水，羊儿撒欢儿，再加小鱼儿打挺儿……对了，还有人们的玩笑——这是月亮水库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分。

小铁蛋一见着牛马就格外来精神。他捉住一头大黄牛，一翻身就骑上了牛背，吆吆喝喝地往村子里走。小金燕一眼搭见了，尖着嗓子喊起来：“哟，铁蛋儿，看把你美的！”

“哈，这就是干眼气！你想骑还没这个胆儿呢！这就象我想住

进小板楼，可没有你那样的姐姐一样！”铁蛋儿骑在牛背上，身子一颤一颤的，得意得很。

社员们回到二里地那面的村子了，牛马和羊群也归圈了，月亮水库又寂静下来，一轮大月亮在镜子般的水面上照着自己的影子。可小金燕呢，脸还向着小铁蛋骑牛进村的方向生气：哼，这个秃小子可真会报复人……

三、奇异的梦

春景天的夜晚凉凉快快的，空气格外清爽。亮晶晶的星星在天上眨眼，一闪一闪的。水库周围的野地里静悄悄的，风不吹，草不动，连草棵里的小虫儿好象也睡熟了。

小板楼孤零零地矗立在夜幕中，就象一个威武的哨兵在站岗值勤。小楼的窗口还亮着灯光，那灯光黄亮亮的，投在大坝下的水面上，泛着淡淡的光波。

小板楼分上下两层，底层放着养鱼的工具，顶层是启动闸门的控制台。小金燕跟姐姐住在楼上。木板搭的床铺，铺着厚厚的行李，又软乎又舒服。小板楼里的气氛很安谧，连跳动的灯火也好像屏着呼吸。于金鹤还没睡，她伏在灯下织捞小鱼的细目网；灵活的手指头挑着细细的尼龙线，织得又快又好。小金燕也没睡，她趴在窗口，探着头，瞪着大眼睛，默默地眺望着神秘的夜空。大水库神奇的夜景强烈地吸引着她。水库两边的山峰衬着天幕，显出黑色的剪影，平展展的水面映着星空，闪着白亮亮的光。远处是黑洞洞的，好象有一层厚厚的浓雾遮挡着。忽然，她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联想，好象自己是在神话里讲的仙境中。

夜很深了。于金鹤抬起头，瞅了妹妹一眼，关切地说：“别傻乎乎地发愣了，快睡觉吧。明几个课堂上该打盹儿了。”

小金燕打了个哈欠，伸伸腰，说：“姐姐，你也睡吧。点着灯，我

睡不着。”

于金鹤说：“人不大，怪毛病倒不少。好吧，我也睡。我可告诉你，半夜醒了可不许哭。”

小金燕跳着脚，直嚷嚷：“烦人，烦人，你才哭呢！”

她们姐俩把被子铺好，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躺下了。

小金燕扬着脸，冲着煤油灯狠劲吹了一口气，噗地一声，灯灭了，小板楼里一下子黑下来，四下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小金燕有些害怕了，紧忙缩进被窝里，把脑袋捂得严严的。可是她不习惯蒙着头睡觉，捂了一会儿，就憋得受不了，又慢慢地把脑袋伸出来。不过，她不敢睁眼睛，好象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黑暗中有什么妖魔鬼怪似的。

不知什么时候，外边起了风。山上的树林，发出呜呜的吼声，水库里的波浪拍打着大坝，哗哗哗直响。在林涛和水浪声中，还夹着野猪和野狼的嚎叫。这些怪腔怪调的声音把小金燕吓得够呛。她猛地掀开被子，一下子钻进姐姐的被窝，紧紧地搂着姐姐。

于金鹤轻轻地拍了妹妹一巴掌，宽慰着说：“别害怕，有啥好怕的？小楼的门锁得紧紧的，什么也进不来。再说，我身边还有猎枪和大砍刀。见了坏家伙就开枪，保证一枪撂倒一个。你就放心睡觉好了。少先队中队长可不能当胆小鬼呀。”

小金燕不好意思地笑了，可嘴里却很硬，假装镇静地说：“谁害怕了？你钻我心里看啦？”

于金鹤假装生气似地说：“你个毛孩子，嘴可挺硬。你不害怕还往我被窝里钻什么？去吧！去吧！回你自己被窝里去。”

小金燕撒着娇：“我就不嘛！偏不嘛！非得和你睡一个被窝不可嘛！”

于金鹤只好哄着妹妹：“别吵吵啦，快睡觉吧！”

姐妹俩互相搂抱着，渐渐地睡熟了。